

蘇聯文學選讀
(下冊)

江樹峰編

蘇北師範專科學校
中國語言文學科二年級用

苏北师范专科学校图书馆



199346

156185

目 錄

1. 基洛夫和我們同在……………吉洪諾夫 (1)
2. 等待着我罷……………K·西蒙諾夫 (7)
3. 啊！我的霧啊！……………伊薩柯夫斯基 (8)
4. 華西里·焦尔金 (末章——战士与死神)……………
……………亞·特瓦尔朵夫斯基 (9)
5. 仇恨……………洛霍夫 (19)
6. 俄罗斯性格…………… (39)
7. 毀滅 (第四節——十九八)……………夫 (49)
8. 前綫 (第三幕、第五幕)……………楚克 (56)
9. 侵略 (第三幕)……………昂諾夫 (68)
10. 青年近衛軍 (第十三章)……………法捷耶夫 (89)
11. 暴風雨 (第二部第四節)……………爱倫堡 (102)
12. 求医……………波列伏伊 (110)
13. 在電車上……………安东諾夫 (119)

他守衛列寧格勒城，
這張朝氣蓬勃的面孔，
勾起他許多舊事情。
他想起了黑海艦隊上，
那些水手曾經怎樣，
在阿斯特拉罕的田野
和伏爾加河岸打仗。
這年輕力壯的小夥子，
有同樣矯健的體格，
同樣不凡的雄偉氣魄，
和同樣英勇的氣力。
探照燈的光照亮了
他那頂在暗中的帽子。
勝利的稱呼：“基洛夫”
象閃電在帽子上顯示……

三

被毀的拱門張着大嘴，
房屋牆垣都已殘碎，
在列寧格勒鐵的黑夜
基洛夫在滿城巡迴。
這位正義威嚴的戰士，
在滿城靜靜地巡哨。
這是深更寒夜的時分……
嚴峻的工廠象座城堡。
這裡工作着沒有停歇，
這裡忘記睡眠、休息，
人們心里充滿關懷，
只是頭上掛滿汗珠。

任憑砲彈的赤紅火燄

屢次在車間里飛捲，
照旧誠心誠意地做工，
还得赶走恐懼、疲倦，
刹那的懼怕纏住人們，
但是走出一個老头，

听这老公公說些什么
用他那正真的舌头：
“就讓我們肉湯是清水，
食糧寶貴得象黃金，
將來我們有空休息，

現在要站立象鋼人。
敵人用武力不能戰勝，
想用飢餓征服我們，
想奪俄國的列寧格勒，
想奴役列寧格勒人民。
在涅瓦河神聖的岸上，
永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我們俄羅斯的工人們，
寧死决不投降敵人。
我們為前綫鑄造新械，
我們掙斷敵人的鐵箍，
並不是徒然把我們工厂
驕傲地称作“基洛夫”。

四

在列寧格勒鉄的黑夜
基洛夫在滿城巡哨。
他驕傲的心十分欣喜，

人民这样不折不撓，
苏維埃人守衛疆土时，
堅強不屈同仇敵愾……
大砲的轟击愈迫愈近，
砲彈就在旁边炸开。
炸彈也落在身旁爆炸，
房子捲在烟里倒下，
少女也一同跟着隊伍
趕去救护，毫不懼怕。
任憑牆壁和樑木倒塌
磚瓦在耳边唸哨，
为了救出被埋压的人，
自己生命哪还顧到。
青春是威力也是安慰，
誰都不能把它摧毀。
在列寧格勒鉄的黑夜
基洛夫在滿城巡回……

五

是苏維埃世紀的喉舌，
是演說家也是战士，
在卡士別克雪地馳聘，
也進行过地下斗争。
阿斯特拉罕作战之日，
他記得，是那样兇暴，
草原之夜是那样險惡，
火光閃耀好似弯刀。
他用鉄硬又柔和的心，
經歷許多战役、險途，

战胜广大无边的土地

許多危机、驚惶、痛苦。

他用布尔什維克的心，

爱巍峨的列寧格勒，

他用最后最大的爱心——

爱劳动城列寧格勒。

……黑暗的日子忽然降臨，

一顆子彈喪了他的命，

这里多少人給他送葬

把他当作朋友、領袖、父親。

基洛夫留在他們中間，

不論做工或者作战，

一想起他的脅嚴名字，

精神就会加倍勇敢。

六

街上是障礙物和壕溝，

塹壕就掘在大門口，

在列寧格勒鉄的黑夜

他悄悄地往城外走。

他看見：有火箭在飛昇，

一片大火發出紅光，

那里藏着敌人的哨兵，

德國野獸們的营房。

那里起了火，象刀光閃爍，

那里有自动槍打响，

那里躺着击毀的坦克，

發出甲冑似的幽光。

敌人瘋狂地衝向城市，

他要点心裝滿肚子，
他要房子，要生活舒服，
要我們女兒做妻子。
他身背槍械形容可怕，
他穿着女人的皮襖，
从踐踏的田野，他闖進
你家，在爐邊把火烤。
我們战斗的人民齐出动，
但为了把敌路遮断，
老人当头，握着手榴彈，
他領了隊伍去作战。
重型坦克从雪地里开出，
轉动着踏上了征途，
一座砲塔寫着“为祖國”，
另一座寫着“基洛夫”。

七

在列寧格勒鉄的黑夜，
大砲在瘋狂地轟响，
列寧格勒人整隊出征，
去結德國軍隊送葬。
紅旗在他們头上飄揚，
象勝利的旗帜招展，
基洛夫这威嚴的名字
領列寧格勒人去作战！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作

陵 譯

等待着 我 罢

K·西蒙諾夫作

等待着 我 罢，我要回來的，
但是你要認真地等待着……
等待着 罢，当那淒涼的秋雨，
勾引起你心上的憂愁的时候，
等待着 罢，当那雪花飄舞的时分，
等待着 罢，当那炎熱來臨的日子，
等待着 罢，当大家在昨天就已經忘記，
不再等待別人的时候。
等待着 罢，当从遙远的远方
再沒有音信回來，
等待着 罢，当等那些一齐等待的人
都已經厭倦了的時候。

等待着 我 罢，我要回來的：
不要向那些認為
这應該是忘記我的时候的人們
指望一些什麼；
讓孩子和母親也相信
我早已不在人間；
讓朋友們等待得疲倦，
大家圍在爐火的旁边，
共乾一杯苦味的酒
來悼念我的靈魂……

等待着罢，但你千万别要急忙地
就和他們共乾一杯。

等待着罢，我要回來的，
我要衝破一切死亡。
那些沒有等待我的人，
讓他們說一聲：“这是幸运。”
还有那些沒有等待的人，
他們不会了解在砲火之中
是你拿自己的等待，
才救活了我的命。
我是怎样活过來的，
那只有我和你两个人才会知道，
这只是因为，
比任何人都更会等待着我。

戈宝权譯

啊，我的霧啊……

伊薩柯夫斯基

啊，我的霧啊，更多的霧啊，
啊，親愛的森林和草地！
游擊隊去出征，
游擊隊出征打敵人。

英雄們出發的時候，
曾留下誓言！請听候好的消息。
在古老的斯摩棱斯克的路，

遭遇到了不請而來的“客人”。

遭遇到啦、——用砲火來款待，
請他們永遠在森林里留下屍骸，
讓他們償還我們的巨大的憂愁，
讓他們償還我們滾熱的眼淚。

从此一切地方，周圍，
惡人們都失去了平靜，
日日夜夜、游擊隊象旋風，
响在強盜們的頭頂。
不請而來的“客人”、再也逃不出去了，
再也看不見他們的故鄉了……
啊，我的霧喲，更多的霧喲，
啊，我的親愛的祖國！

一 九 四 二

華西里·焦尔金

末章死神和战士

亞·特瓦尔朵夫斯基

熾烈的战斗，
已進展到小山的后边。
華西里·焦尔金躺在雪地上还没有把他抬走。

雪飄落在他身上，鮮血已經把衣服滲透，
凝結成了冰塊。
死神俯身湊近他的頭边：

“好吧，兵士，跟我走吧。

“現在我是你的朋友啦，
我要稍稍送一送你，
我要用白的飛雪，白的飛雪，
撒蓋着你的身體。”

焦爾金在白雪鋪蓋的床上
快凍僵了，他轉動了一下身子。
“我並沒叫你呀，死神，
我還是一個活着的兵士。”

死神把身子彎得更低，譏笑着說：
“夠啦，夠啦，好漢啊，
我知道，我看到——
你是活着，但已不是世上的人啦。

“我順便用死亡的陰影
觸到你的臉頰，
落在你臉上的雪花已不能溶化，
而你自己並不覺得。

“你別害怕我的暗影吧，
請相信我，黑夜，並不比白天壞……”

“不過，你為什麼，
偏要找上我？”

死神彷彿躊躇了一下，

稍稍离开了他的身旁。

“我的要求……那么微小——
几乎象没有一样。

“只要你稍有同意的表示，
說你已經疲於維護自己的生命，
說你已經要求死的來臨……”

“这么說，叫我自己簽字承認？”

死神想了想：

“咳，那又有什么关系，
快承認吧，快安息吧。”

“不，你免了吧。在我，生命要可貴得多。”

“別爭辯吧，親愛的！
反正你的生命之火已在逐漸熄滅，”——
死神又挨近他的肩头，——

“反正你的嘴唇会僵硬，
你的牙齒会变得冰冷……”

“我不要！”

“瞧，快近夜晚啦。
晚霞紅，連夜冻。
快，讓我好省力些，
你也不必白白挨冻……”

“我忍得住。”

“咳，真是個傻瓜！
要知道你躺在那兒，已蜷縮成了一團。

我只消給你加上件皮襖⊙，

你就会永远温暖。

我知道你已經相信，瞧，流淚水啦，

我已是你親近的人啦。”

“胡說，我冻了才哭的呀，

决不是为了你的憐憫。”

“不管是为了幸福，还是为了痛苦——

反正一样。而寒冷是那样嚴酷。

低迴的風雪在田野上捲旋。

不，人們已找不到你……

你想想吧，何苦呢，

即使有人來把你抬走，——

你会后悔的，倒不如在这儿當場死，

无憂无慮地死掉……”

“死神，你开什么玩笑，你要什么花招……”

焦尔金很困难地側过肩头。——

“我正好要活，

我还没有活夠……”

“你要是站起來，——决不会有好处，”

死神譏笑着，繼續說道。

“你要是站起來——一切重新开头：

寒冷，恐怖，疲倦，泥濘。

好吧，朋友，愜意不愜意，

請你自己判斷。”

⊙意思就是死亡。

“有什么可判断的呀！战争中追索不到什么，
不管在什么样的法庭。”

“忧愁呵，兵士，而且：
老家怎么样，家里人又怎么样？”

“我要履行任务——
把德寇消灭了，再回老家。”

“这样，那请吧。可是你
还回家去干什么？
土地上已经寸草不留
已经劫掠完啦，记着吧，
一切都已完啦。”

“我是一个劳动人，
我一定要回家把事情搞好。”

“家已经毁啦。”

“我是木匠……”

“炉子没有啦。”

“我是修炉匠……”

我解除苦恼——全靠自己一双手，
我要活下去——一切自有法办。”

“你再听我这老太婆说几句吧：
如果你突然断了一只手臂回家？
或者变成别样的残废，——

你自己也会嫌惡自己……”

人跟死神呵

已爭論得不能支持。

他的血已快流完，

生命快完了，黑夜籠罩……

“死神啊，你听好……只要依我一个条件，
死我並不反对……”

他被可怕的憂愁所折磨，

孤單，衰弱，渺小无助，

他好象帶着責备，又象帶着恳求
开始跟死神商量。

“我战死在沙場，
这不是頂好，也不算頂坏。
你听好，在战争的終了
你能否給我一天？
你能否讓我在最后一天，
在那最光荣的節日，
听到那勝利的礼砲，
在莫斯科的上空响徹？
你能否讓我在那一天
在人間踟躕一会？
你能否容許我敲打一扇小窗
在我親爱的故鄉？
当人們出現在台階上的时候，

死神啊，死神呵，
你能否还让我在那儿说句话？
那怕只有半句话？”
“不。不给……”

焦尔金在白雪铺盖的床上
快冻僵了，他动弹了一下身子。
“那么你给我滚，死神，
我还是一个活着的兵士！

“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在田野里，
我痛苦，我要号哭，
可是随你的便吧
我决不向你屈服。”

“等一下。我能找到更好的理由，——
你只消表示一下……”

“别忙！有人来啦。找我来啦。
从卫生营来的呀。”
“那里，怪家伙？”
“那边，在铺着白雪的小路上……”
死神高声大笑：
“掩埋队里来的呀……”
“反正一样：总是活人来啦。”

雷地上沙沙响着，两个人在跑来，
铁锹鏘鏘地碰击着铁桿。

“瞧，还留下一个战士
天黑之前沒有來得及收完。”

“咱們已經累了整整一天，
快把烟袋拿出來，老鄉。
就坐在这死人的身上，
咱們空着肚子來抽口烟。”

“噯，如果在吸烟之前——
來一飯盒滾热的白菜湯多好。”
“我只希望水壺里有一點儿水。”
“哪怕——來那么一口。”
“或者來上兩口……”

这当口，虽然挺微弱，
焦尔金还能發出自己的声音：
“請你們把那个死神赶走，
我还是一个活着的兵士。”

兩個人看了看：怎么回事呀！
他們看見：兵士果真还活着。
“你看怎么回事！”
“好吧，
咱們赶快把他送到衛生营去。”

“啊，真是少有的奇事！”
兩人不慌不忙地談論起來。
“單是一副身体，这事情就好办，